

煙草路

作 爾 威 德 爾 科 · E
 編 改 德 蘭 克 考 · J
 譯 斧 孟 賀



行刊社版出益壽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译斧孟贺

社版出益季

羣益翻譯叢之二

煙草路



譯者

E. 科爾德威爾原著

J. 考克蘭德改編

賀孟斧譯

刊行者

羣益出版社

刊行期

三十五年四月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2 (3001—4000) 羣 (1015)

烟草路人物

烟草路

杜得。列斯特 (Dude Lester)

阿達。列斯特 (Ada Lester)

吉特。列斯特 (Jeeter Lester)

愛麗梅 (Ellie May)

祖母列斯特 (Grandma Lester)

洛夫。彭西 (Lov Bensey)

亨利。皮波 (Henry Paboy)

女教士畢西。萊斯 (Sister Bessie Rice)

貝兒 (Pearl)

丁姆老爺 (Captain Tim)

喬治倍恩 (Georg Payne)

煙

第一幕

黃昏

第二幕

翌晨

草

第三幕

次日天明

路

全劇發生於吉特·列斯特底田莊，位於喬齊亞 (Georgia) 邊陲農村底煙草路上。

烟草路

第一幕

時間：現在

地點：喬齊亞邊陲的農村——離阿古斯達(Augusta)約三十哩左右。那是一片饑饉荒蕪的田地，曾經用於利息優厚的煙草種植，後來改為小棉田；這些田地是強度而魯鈍地耕種，以致汲乾了地土。窮困，貧瘠，污穢，退化，可憐的孤苦與怪誕，悲慘的色慾，已經在一羣昏惑，迷惘的人民中，註定了必然的結局底記號。沒有裝備而遭逢到變動的經濟秩序，束縛於傳統，羈絆與成見，他們不知不覺地瀕於滅亡。這是一幅目下的畫圖，眼前的，稍縱即逝的，指望

着不可信賴的自然底憐憫，哀告着一個號稱爲照顧他自己底兒女的神靈。冷酷的心情瀰漫於每一個人，帶着悲劇，並肩潛行於那通達完全必然的滅亡境界底最終的短促里程上。曾經一度是拓荒的一羣：一個偉大的新世界底前驅者底自尊與希望，便這樣遭逢了正相反的結局。世界向前動着，沒有想到它們底鬼魔。

佈景：吉特·列斯特底污穢的草屋，其中住着他底妻子，他底母親，和兩個孩子；一羣兒女底最後兩個，和深入喬齊亞拓荒者若干世代底最後一代。台左，與幕線對角，是那破爛而漏水的房子底前面，一個小走廊，從庭院升高一級，伸在房子前部。後面與幕線平行，逐漸隱滅的，——靠左，房子後面；靠右，一堆枝柯後面，——是「煙草路」底接近的一段。台中，從路後面到前面，是一塊沙地，台中右面，是沒有葉子的漿果樹，樹下有一張破爛，爲風雨侵蝕了的長凳。從這裏到台前，距幕線兩呎處，是一個井架，架後面，遮住台右

至幕線的，是一個殘破的谷倉，一道殘破的木柵欄，將路與庭院分開，那後面，一片蘆葦地舒展到遠處。

幕升時，吉特，穿着骯髒，殘缺的套袴與深色襯衣，戴一頂敝舊揉爛的帽子，脚上穿着破爛的靴子，正坐在走廊邊緣，枉自徒勞地在設法補綴一個腐蝕的汽缸。他確是在集中精力於他底工作，但那並不足以阻礙他那幾乎滔滔不絕的喋喋之聲。其中多半是抱怨的單調口氣。站在院中對着台後走廊後面的牆擲球，球彈同時又抓住重擲的，是吉特留在家中的最後一個兒子杜得。杜得剛十六歲，骯髒，瘦削，不大伶俐。他跟他父親一樣，穿着骯髒的套袴與一件襯衫，食不得飽在吉特與杜得兩人身上都有效果——兩人都是骨削憔悴。杜得不斷地對着牆擲球，彈回又抓住，不顧那舊牆板經不住這種抗力，球打在房子上幾次，吉特才開口。

吉特：不要再對那老房子扔球，杜得。你滿知道已經把那些牆板子打下來了。

（杜得不理他，又擲了三次球）。你總不聽我底話嗎？不對那牆板扔球了！你要不住手，那倒霉的房子這幾天總有一天要倒下來，垮在地上的。

杜得：（漠然地）算了！去你的罷，乾老頭子。誰也沒有理你。（又擲球）

吉：（聲音中帶着請求）瞧你，杜得，對你老爸該這樣嗎？你該幫我想想法子，不該總不聽我底話作事。你該幫我收拾這個汽缸，不該時時刻刻對着那老房子扔球。

路 草 煙

杜：那個舊汽缸收拾不好的，你最好不要弄了！

吉：說不定你對。說不定我該試試用棉花殼塞在汽缸裏，就那樣開車子。有一個人告訴我說這樣做才對。

杜：（一邊擲着球）那個老汽車要不得了，上頭又沒有喇叭，你要是沒有喇叭，

開汽車真沒有意思。

吉：這個汽車新的時候，它也有一個這鄉下最漂亮的喇叭呢。

杜：可是這會兒沒有喇叭，跑也跑不動。

吉：從前它也是一個跑得最好，叫得最好的車子，你見都沒有見過這樣的。我總把你們孩子放在裏面，隨便你們去撒喇。

杜：那是多老的事，這會兒跟我沒有用了。

吉：那輛老汽車，簡直是我僅僅剩下的一個東西了，好像一個人不該掙什麼東西的。

杜：（突然狠狠地）總有一天，我自己要弄一輛汽車，我要自己弄一輛汽車，上面有一個新喇叭，我駕着走這鄉下，神氣神氣。（祖母列斯特，一個年老，僵硬的婆婆，穿着襤褸的黑衣，正當杜得用力擲球時，從房子拐角出來，球幾乎打中她。驚駭中，她跪下來，開始爬行到走廊，杜得在球彈回時又抓住，準備再擲）瞧着點，老太婆，當心我把你底頭打下來！（就在老

婦人啜泣着，沿着走廊台階的地上爬行時，杜得在她上面對着房子擲球，他從她底畏懼中攫取野蠻的快感。她痛苦地，遲緩地移動。她在台階下面爬行，在她達到台階較爲安全的地方時，他正有時間可以擲兩次球。

吉：瞧你，杜得，對你底老祖母，你該這樣嗎？你把她嚇得半死了。

杜：算了，閉嘴罷，就算她是你底親媽媽，你也跟別的人一樣，巴不得她死。

吉：瞧你杜得。……我從不願人家倒霉。

杜：你這不要臉的說謊的！你連吃的都不給她。

吉：我不給她是因爲沒有得給。

杜：就是有，你也不給她，用不着對我說你不要她死。

吉：瞧你，杜得，該這樣說話嗎？我看這不像兒子該對他父親說話的樣子。

杜：那麼別人沒有叫你幹什麼，你就閉住嘴！（杜得又對着房子擲球，又開始她底遊戲起來，吉特重新收拾汽缸，坐在走廊上祖母遲緩地從走廊邊緣下

面過來，起身小心翼翼地繞着杜得，向煙草路的方向移動，她攢着一個舊的粗麻布袋。）

杜：（看見老婦人，伸停住了）。你這會兒往那裏去？今天用不着你去檢柴，什麼東西都沒得吃的。（老婦人向右邊朝着木柵緩緩移動，杜得望着她，他心中存着一種加害之念）老太婆，你最好還是跑罷，我要對你扔這個球了。（他抓住球要擲。她看見他底姿式，迅速地移動，顛蹶倒，又爬起了。）當心點，我要打中你底頭了！（祖母在匆遽中又顛蹶了，但這次她並沒有爬起來，繼續用手和膝下場。杜得正要把球擲向她，他底眼看見了那破裂的球面，便止住了。他更湊近看着球）好傢伙，看這個老房子把球弄成什麼樣子！

吉：（搖動着汽缸 使那補綴更結實點）。拿來我瞧瞧。（杜得把球遞給他，他看了一眼，搖着頭）。可不是，不折不扣地破了。

杜：（拿回球抓起來看着）連圖都不圓，這個老房子簡直把它弄壞了，（坐在地

上檢視着皮球）

吉：看樣子這裏什麼東西都破了，好像上帝簡直不跟我們在一起了。

杜：明天我到富勒去偷一個新皮球回來。我就這麼幹。

吉：偷東西是有天大的罪過的，杜得，我不讓你那麼幹。照我看，偷東西是一個人幹的事情最有罪過的。

杜：說罷，老說謊的，你只要看到了，也常是要偷的。

吉：瞧你，杜得，也許在我那時候，我是個天大的罪人，可是一個人幹了對不起上帝的事，再也沒有比我後悔的了。

杜：你偷了東西以後，總是禱告呀，叫呀，可是那也制不住你再幹，我倒想聽聽，哪一次會制得住你，跟我說說看，（間歇。吉特彈着汽缸）你就是說不出來，沒有別的。

吉：（避開爭論，扯着那從手上跑出來的補綴）瞧瞧這個汽缸罷……（檢查一番，揉在一旁）好罷，我看再收拾這東西也沒有用了，看樣子，我該想法子裝些柴到阿古斯達去。（打呵欠伸懶腰）。這事情我得動動腦筋。（仰臥走廊上，把帽子斜蓋過眼睛，杜得繼續在岩上擲球）。我知道怎麼幹了。這幾天裏頭我去一蹣富勒，給自己借一頭騾子，我指望那樣一來，差不多每天都可以裝一些柴到阿古斯達去。

杜：（笑着）哈哈，沒有人借騾子給你，你連弄棉子和蕪菁種地也弄不到。

吉：你還可用不着操心，那樣一來，我就愛幹什麼幹什麼，我不運柴，就可以耕地，隨便怎麼樣，那總是男人該幹的事。像這種二月天氣來了，地該耕的時候，一個男人，就該種地，讓它長東西，這是上帝叫男人該做的事。可是他要是沒有騾子耕地，就幹不了什麼。（點着頭，站起來）。對極了，我就這麼幹。這幾天我去富勒，也許索性到麥可埃，給自己借一頭騾子。

（又仰臥下去，把帽子斜蓋過眼睛）。這件事我得動動腦筋。（杜得不贊一詞，專心把球拍得成原樣，在地上打了兩下）

杜：那倒霉於老房子，這個球再也弄不圓了。（阿達從門口上到走廊，以一種迅速的，激怒的目光，看了一眼吉特的橫臥的樣子。阿達是一個瘦削，憔悴可怕，患玉蜀黍疹的婦人。他那件不成形的衣服是骯髒而又襤褸。她以前從不是美人，而玉蜀黍疹與四十年和吉特的共同生活，也不曾有助於改善她底外貌，她底頭髮是堅硬的。沒有光澤的棕黑色。說她走路，毋寧說她是蹣跚，彎身撐住任何足以支持她底重量的東西。一根不可少的鼻煙桿（註：一種可以塞入鼻內的鼻煙）從嘴唇裏伸出來，當杜得停止擲球再檢查他底皮球時，她說話了。）

阿：你躺在走廊那兒幹什麼，吉特，列斯特？你不往阿古斯達運柴了。

吉：（把帽子推後，坐起來。即使在短促的時間裏，他也睡着了，他含混地對

着妻子)。說什麼？

阿：你什麼時候運些柴到阿古斯達去？

吉：(倒回去)我打算明後天裝一些去。

杜：他胡說八道，媽。他想撒謊。

吉：瞧你，杜得。

杜：你就是懶毛病就出在這兒。你要是不懶。滿可以每天裝一些；我急得要鼻煙的時候，也可以有一點了。

吉：我又不是什麼砍柴的，我是種田的。往阿古斯達運柴的人！就不能像我似的有時候種田，說來說去，我今年指望收成差不多五十包棉花呢。

阿：差不多年年這時候你總這樣說，你就從沒有動手過。

吉：今年我可要幹了，杜得和我這幾天要燒掉田上的蘆葦，那麼，不久也好種些糧食了。

阿：我早就聽你這樣講過，這回我不相信你說的了。一個講臭了的大謊。

吉：阿達，這回瞧我的，明早我就動手：一等田燒光了，我就去借幾頭騾子。

我要是能弄到些棉子和燕菁，今年我和杜特能收成五十包棉花，我一點都不奇怪。

阿：今年跟去年，前年，還有大前年一樣，他們誰肯給你棉子跟燕菁？

吉：上帝打算給我，我馬上等好了要接受他底恩賜。

阿：你就躺在那兒等着罷！就是孩子們也比你多一點見識，他們不是一長大就到紗廠去作工了？我要不是這樣老了。我馬上就會去自己掙些錢，就像你該做的事。

吉：（強烈地，筆直地望着）。阿達，你說這種話可就邪了。城裏的派頭並不是上帝的意思，身上聞到泥土氣味的人，上帝是不叫他住到阿古斯達的紗廠去的。